

《达磨出身传灯传》系明人朱开泰所著，成书之时即以其“向佛之心感天泣地，字溢尽致”之能而为世人所赞，有倾心者将其手抄传世。

达磨出身传灯传

[明] 朱开泰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古代手抄本秘 / 老根主编 . -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1999
ISBN 7 - 104 - 00989 - 2

. 中... . 老...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.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11852 号

中国古代手抄本秘笈 老根主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 印刷

4900 千字 787×1092 毫米 1/16 开本 281.5 印张

1999 年 4 月第 1 版

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5000 册

ISBN 7 - 104 - 00989 - 2/ I·429

定价: 980.00 元 (全四卷)

玉帝降神出世

菩提达磨禅师，南印度香至国王第三子也，姓刹帝利，初名菩提多那，性极陪慧，质极纯笃，好善布施，名闻里闾。早年有志沙门，第未得高人印证。及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远来行化，香至国王方崇奉佛教，接见多罗，即隆礼供养，赐施以无价宝珠，又命三子师事之。故达磨得为南渡始祖，其源流盖出此处。

多那 正纯良，早岁勤修上宝航。
后得高人为点化，渡南作个破天荒。

美国王诗：

国王奉佛意何诚，供养多罗渥且勤。
不吝宝珠为赐予，又令三子出其门。

达磨慧辨

一日，多罗师与三王子在法堂讲谈经典。有顷，出国王所赐之珠，问三子曰：“此珠圆明可爱，人身、世上有何物可能比及？”多罗问虽在珠，实窥三子所得也。长子、次子固于寻常所见，皆曰：“此珠，七宝之尊，固无逾也。”二子独羨径寸无价之珠，殊不知人身方寸之珠也。”独三子菩提多那回：“此是世宝，未足为上，于诸宝中，法宝为上；此是世光，未足为上，于诸光中，智光为上；若人，能明是宝。宝不自宝，有人能辨是珠；珠不自珠，则爱己又能爱人，达人不徒自达，方为圆明莫及。”多罗叹其慧辨。

有诗为证。美珠诗：

出珠突问众储君，世上圆明孰为真。
匪谓三子皆燕石，试他慧辨智超群。

达磨更名

般若多罗又谓菩提多那曰：“子明于论珠，必明于论相。且问，诸物中何物无相？”多那曰：“诸物中不起无相。”多罗器其不凡，遂谓曰：“聆子慧辨，于色相已磨刮皆空，于宗旨已通达殆尽。吾为汝更名曰达磨。夫达磨者，通大之仪也。子顾名思义，如来正统，予目望子传之。”

有诗为证：

三子均为帝裔苗，菩提慧辨果无俦。
多罗知为传灯器，欲把真宗向彼投。

达磨得道

达磨自从游于多罗门下，（原书下缺 115 字。其断续可见者为：“……味恭深教义服勤……将奥义与其师……且为说偈曰：

心地……

果满……）

问 师

达磨传了多罗衣钵，因谓师曰：“吾劝为法，当往何国而作佛事？愿垂开示。”多罗尊者曰：“汝虽得法，只今一味可远游，且止南天，待吾灭后六十年余，当往震旦，设大法药，直接善根。目下慎勿速行。”达磨又问：“彼此有大士比作法器否，千载之下有留难否？”多罗尊者曰：“汝所化之方，获菩提者不可胜数。汝至南方不可，彼国众民徒好有为功业，而不可见如来妙理，亦不可者被久留。”

又说偈云：

路行跨水复逢羊，独自凄凄暗渡江。
目下可怜双象鸟，三株嫩桂又 。

究问吉祥

达磨又问般若师曰：“自两端之外，此后更有何事？乞为开示。”般若曰：“此后一百五十年，笔当有小难相临。”达磨又问曰：“后当有解救否？”多若师曰：“吾有讖语数言，遗子参验。

讖曰：

心中虽吉外头凶，川下僧凶名不中。
为遇毒龙生武子，忽逢小 寂无穷。

复问根源

达磨曰：“一百五十年后当有小难，弟子已闻讖命矣。弟子千百年来未来，上人皆见之眉端，此后事，乞再为开示。”般若曰：“越后二百二十年，林下有一人，当得道果。吾有讖记亦遗汝参验：

云端虽闲无敬路，要从儿孙脚下行。
金鸡解衔一粒粟，供养十方罗汉僧。

多罗圆寂

宋孝宗大明元年，般若师自放二十七道神光在空，现出一十八变，白日升天而逝矣。达磨祖将师皮囊 维舍利建塔，始继其志，述其事，提化本国。远近众生，知达磨道得真传，皆靡然向风从之，窃隙光以自点，浚余润以自游。

美师圆寂诗：

多罗圆寂放神光，现变无穷出异常。

达祖绍师宣佛教，化行本国德无量。

达磨提化本国

达磨在本国，弘宣佛教。遵师者昔日“未可远行”之命也。时本国有二禅师，一为佛大仙，一名佛大胜多。早年与达磨同学佛陀跋陀小乘禅观。佛大仙获遇般若多罗，始悟昔日所学之差。二人遂弃其学而学焉。慕道之僧，得高人印心，一点即化，当时号为二甘露门。

有诗为证：

本国沙门胜与仙，二人同学小禅观。
改师般若得宗旨，三子齐声甘露轩。

分立六宗

达磨与佛仙、大胜多，先是学术同一源流，独胜多沉溺于旁门小乘，不知多罗为正派。遂更分徒众而立为六宗门户：第一有相宗，第二无相宗，第三定慧宗，第四戒行宗，第五戒无得宗，第六寂静宗。各封己解，别展化源，聚落峥嵘，驳谈喧闹。达磨师喟然叹曰：“胜多自身已陷牛迹，况复支漏学盖而山分六宗。我若不除，永缠邪见，佛法不扬。虽彼更分之过，亦吾阿纵之罪也。”

美达磨诗：

胜多沉溺小旁门，分立诸宗大乱真。
身且不知牛迹陷，何为喧闹乱纷纷。

思辟六宗

达磨师为如来扶正统，欲正六宗三谬。自思曰：“合而璧之，则势愈固；骤而正之，

则言无渐。莫若循次与彼辩证，则正可以祛邪，真可以除妄。服得一宗，则诸宗望风归付。此儒者待异端，不恶而严之道也。吾何为独不然。”

美六宗诗：

旁门立六宗，狂奴傲主翁。
建议驱除策，纵容渐次攻。

达磨辟有相

一日，达磨师微现神力，潜至有相问曰：“一切诸法，何名实相？”彼众中有一萨波罗答曰：“于诸相中不互诸相，是名无相。”师驳之曰：“一切诸相而不相互者，若名无相，当何定耶？”萨波罗答曰：“于诸相中，实无有定。若定诸相，何名为实？”师又曰：“诸相不定，便名无实。汝今不定，当何得之？”彼曰：“我言不定，不说诸相，当说诸相，其仪曰亦然。”师又曰：“汝言不定，当为实相定不定故即非实相。”彼曰：“定既不定，即非实相，非故不定不变。”师曰：“汝今不变，何为实相？已变已往，其义亦然。”彼曰：“不变尚在在不在故，故变无相以定其义。”师曰：“实相不变，不变即非实。于有无中，何名实相？”萨婆罗心知吾师去潜达，即以手指虚空曰：“此是世间，有相亦能空，故尚我此身得似此否？”师曰：“若解实相，即见非相。若了非相，其色亦然，当于色中不失色体，于非相中不碍有，故若能是解，此名实相。”彼众闻言，心意朗然，钦礼信爱，师既警然匿迹。

美辩相诗：

宗名实相意何如，幸为修陈发我遇。
只恐相空无实相，多因幻妄堕迷途。

萨婆罗诗：

相名无相何能定，不定难言相有真。
变故循环非在在，有无流转却津津。

达磨悟诗：

实相何能变，有中怎说无。
婆罗能是解，逃墨必归儒。

达磨辟无相

一日，达磨师又微显神力，至无相宗问曰：“汝言无相，尚何证之？”彼众有婆罗提答曰：“我明无相，心不现故。”师曰：“汝既心不现，尚何明之。”彼曰：“我明无相，心不取舍，尚无明时，亦无当者。”师曰：“于诸有无，心不取舍，又无尚者，诸明无故。”彼曰：“入佛三昧，尚无所得，何况无相，而欲知之。”师曰：“相既不知，谁云有无，尚无所得，何名三昧？”彼曰：“我说不证，证无所证，非三昧，故我说三昧。”师曰：“非三昧者，何尚名之。汝既不证，非证何证。”婆罗提闻师辩折，既悟本心，礼谢于师，忏悔往谬。祖即曰：“汝尚得果，不久证之。此国有魔，非久降之。”言讫，忽然其师一时不见。

美六宗师：

实相诸徒已觉非，此宗无相亦须规。
问渠无相居何义，恐与沙门道裂支。

婆罗提答诗：

我名无相隐俾论，三昧圆融罔执循。
变化莫知神明镜，能将口说为君闻。

达磨复诗：

无得三昧相，莫当三昧名。
婆罗闻慧辨，即悟性三灵。

达磨定慧宗

达磨师一言，能使有相宗、无相宗开悟。于是，又往定慧宗问曰：“汝学定慧，有一有二。”彼众中有婆兰陀者，乃一宗领袖，对曰：“我师所教，定慧非一非二。”师曰：“非一非二，何名定慧？”彼答曰：“在宗非定，处慧非慧，一既非一，二亦不二。”师驳

之曰：“尚一不一，尚二不二，既非定慧，亦何定慧？”彼曰：“不一不二，定慧能知，非定非慧，亦复然之。”师曰：“慧非定故然何哉。不一不二，谁定谁慧？”婆兰陀闻师之言，昔日陷迷障，阖然冰释。为问曰：“佛法无疆，论慧辨慧，命之矣。”

美慧宗诗：

定慧为宗立户门，愿将奥义诉知闻。
如来定慧非同汝，圆妄难容势道存。

兰陀答达磨诗：

定慧如何一二拘，胜师得传走盘珠。
定无宗处慧非慧，一二拘 是背师。

达磨悟兰陀诗：

值数而违数，当名不副名。
金绳开觉，革旧自归诚。

辟戒行宗

有相宗归吾教，无相宗归吾教，定慧宗亦归吾教。戒行宗与吾为二，则佛道分裂，吾性尤有愧也。次日，达磨师又至戒行宗，问曰：“何者名戒？何者名行。尚此戒行，为一为二？”彼众中有一贤者，不道姓名，出席答曰：“一二二一，皆彼此生。”师曰：“依教不及于行内为非名，何名为戒。”彼曰：“我有内外，彼已知觉，既得通达，便是戒行。若违背说，俱是俱非，言及清静，即戒即行。”师曰：“俱是俱非，何言清静；既得通故，何谈内外。”贤者在梦觉关，一呼即醒，谓师曰：“不登高不知天之高，不入底不知地之厚也。予始悟今是而听辨矣。”师曰：“吾过数年，必往南渡。汝南渡后功德广大矣。”

美戒行诗：

一祖同仁佛量弘，不令度外蟹横行。
宗名戒行非天谓，指出平川路上人。

贤者答诗：

一二二一出师传，依教无缙曰戒行。
知觉通达无内外，是非清净妙超玄。

达磨复诗：

依教即有染，破教何云依。
通达是非故，蝎封似剖篱。

辟无得宗

四宗虽已开悟，无得宗与寂静宗沉迷犹故也。达磨师不忍置之二宗于度外，亦欲收归至一之中。一日，又至无得宗，问曰：“汝云无得，无得何得，既无所得，亦无得得。”彼众中有宝静者答曰：“我说无得，亦无得得，尚说得得，无得是得。”师曰：“汝得既不得，得亦非得，既云得得，何得非得。”彼曰：“得得是得。若见不得，名为得得。”达磨师曰：“得既非得，得得无得，既无所得，尚何得得。”宝静闻言，拜首曰：“若非金绳，谁开觉路；若非宝筏，几堕迷川，弟子今知回头矣。”达磨曰：“汝今虔心慕道修完，自然功德浩大。我今把二藏经卷与你收下。”静者曰：“谨依佛法。”

美五宗诗：

勤修无得曷言僧，得了真宗断业根。
无得名宗应有意，请君为我说真原。

宝静答达磨诗：

如来立教总归无，不欲形声带觉吾。
眼内但知无是主，性灵有得亦俱徂。

达磨悟宝静诗：

修佛无真得，如来解吾惮。
梦中人唤醒，披露睹青天。

辟寂静宗

最后，达磨师至寂静宗，问曰：“何名寂静？于此法中，谁静谁寂？”彼众中亦有一尊者答曰：“此心不动，是名为寂，于法无染，名之为静。”师曰：“本心不寂，要做寂静，本未寂静，何用寂静？”彼曰：“诸法本空，以空空于彼空空，故名寂静。”师驳之曰：“空空已空，诸法亦尔，寂静无相，何静何寂？”彼尊者一闻师言，如红炉点雪，须臾融化。谢曰：“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礼，百官之畜，禅师今日之谓也。弟子何幸而闻万言之美，方悟之矣。”

美辟六宗诗：

寂静名宗出所传，循名责实请君言。
区区亦有寂静旨，不识参同与改辕。

尊者答达磨诗：

此心不动名为寂，于法无备静所称。
性内空空无一物，故名寂静为若详。

达磨悟尊者诗：

万法尽归空，谁教相寂宗。
慧人炉点雪，瞬息一陶融。

达磨叹六宗

六宗未辟之先，各立门户，与达磨师并立为二。六宗既悟之后，各去邪就正，与达磨师混而为一，由是化被南天，声驰五印，经历六十载，普度无量力。众所谓妄不悟灭真，邪不能胜正是也。

美普度六宗师：

六宗悔悟尽归慈，化被南天誉溢间。

六十余年施普度，亿千万众生亨衢。

异见王毁三宝

如来三宝之道，无一人不笃信，无一人不宗重，无不钦敬佛宝。独达磨之侄有异见王者，不信佛道，轻毁三宝。谓：“虚无寂灭之教，当摈之门墙之外，再不令窜入名教之中。”尝对群臣曰：“朕之祖宗，敬信佛道，陷于邪见，致寿年不永，祚运亦促。且我身是佛，何更外求。善恶报应，皆因多智之人，妄构其说，以簧鼓斯民。朕欲辟其非，以矫其诞，崇儒者中正之道，俾泽我生灵，巩我皇室可矣。”王虽明于黜邪，出暗于用旧，凡夙德元勋，为前王所叙用者，一旦废黜殆尽，不令其列职于朝。

美毁三宝诗：

人皆信佛我宗儒，不为虚无所惑愚。
试看祖宗崇佛教，寿年不永祚多虞。

众臣上建章休毁三宝

异见王即令指挥，焚其三宝。群臣谏曰：“我主因此小事，毁坏三宝，不可误了佛法。昔有地藏王，无子只生三女。二女皆招驸马，只有第三女妙善，坚心不肯招。国王闻此事大怒，即令其出家。其父再害他，赐法场绞死。忽见一虎，如天神似像，将他肉身背在山林，各样神佛俱来朝拜。我主听臣等奏，不可毁坏。臣各人俱是太祖徽下老臣，依臣等奏，臣等该奏；不依臣奏，臣等退班。”异见王闻言大怒曰：“老贼无礼，把藏王比孤。武士听吾旨，将数老贼痛打，罢官职，各人依律施刑。”

不用旧臣诗：

勋庸耆旧国之祯，不敢留泽遗众生。
空国只因善者去，门人孤立国蹇崩。

达磨求见老臣

毁言出于一人，三世母国毁也，佛道不可毁也。不知其是，不必重。既知其非不必毁。眼前惟闻尊信者为罗汉，不闻轻毁者为圣美忠厚长者。毁官不出于己，毁佛无法祇新，其薄也。

达磨思救国王

达磨师自睹异见王所为如此，喟然叹曰：“不信佛则忘善，不用旧则废法，德薄者蒙厚祸。我不思坐视宗庙沦亡，当思有以救之。”既念无相宗二首领，其一波罗提者，与王有缘，将其证果，此可与使者。其一宗胜者，非不博辩，而与异见王无宿因，此不可与使者。尚未令彼前行见王，解说其身之祸时，闻六宗徒众私相议曰：“国王有难，师何自安？”达磨师心会其意而弹指应之。盖欲有所指挥，第未宣泄于口也。徒众闻指声，相告云：“此是吾师达磨灵响，我等宜速行，以副慈命。”即趋至师所，礼拜问讯。

达磨思见王诗：

国王毁佛招灾危，贵疾禅师欲救之。
欲命波罗与宗胜，见王解说改其非。

欲遣六宗诗：

六宗交口议其师，宗庙沦亡坐不支。
忽听达磨弹指引，疾趋席未听支顺。

宗胜潜见国王

达磨师识得徒众来意，即启口问曰：“一叶翳空，孰能剪拂？”宗胜厉声应曰：“我虽浅薄，敢惮其行。师有指挥，惟命是诺。”达磨曰：“汝虽慧辩，道力未全，令汝见王，恐难感化。汝且退休，别有主议，不可怆悴。”宗胜潜自谓曰：“我师恐我见王，大

作佛事，名誉显达，映遮尊威，纵彼福慧为王。我是沙门，受佛教如来传法，有何难抵敌见言不信佛教，以致如此。弟子即下起行。”言讫，潜至王所，广说法要及世界苦乐、人天善恶等事与王。往返精微，无不诣理。

宗胜、慧辩二人，行至中途，偶见笼内有一鸟雀，宗胜欲救度，复问达磨师曰：“不能度之，何以达？”师曰：“汝此去，吩咐他诈死，岂不度之？”宗胜拜谢即往。途中自叹曰：“佛法无疆，我佛如来逢难救难，逢灾救灾。”慧辩曰：“我和你二人，在此歇息片时，有逢灾逢难即救。”忽然有一孩童哭，哭啼乞救。宗胜问曰：“汝啼哭，何也？”其子答：“父母双亡，家下无力资送埋葬，我欲自尽。”宗胜、慧辩二人闻言，即取数两黄金赠他，其子告别而去。

有诗为证：

达磨询问六宗徒，一叶翳空孰剪除。
和尚不嫌功浅薄，应唯宗胜敢推辞。

又诗：

汝虽慧辨无优全，难革王心改辙环。
宗胜自吟禅教首，潜趋王所讲人天。

屈于王辩

异见王素不信佛教，及见宗胜，屈于慧辩协理，即问曰：“汝所解说，其法何在？可明白论来。”宗胜曰：“佛法治化，可以此类而观。欲知佛法，先当要论治化。且问，王所云道其佛法安在？”王又问曰：“朕所有道，将除邪法，汝所有法，将伏何？”宗胜无以对。达磨师此时未离慈座，已知宗胜义堕。遂告波罗提曰：“宗胜不禀吾教，潜行往化国王而屈于理辩，汝可速救。”波罗提恭禀师旨云：“愿假神力。”即辞别而去。

行济度诗：

宗胜沙弥慧辩雄，殿前解说有涵容。
讯君佛法今何在，明白倏陈便信从。

又差波罗诗：

佛法王猷可例观，绶谭佛法且谭君。

词穷莫应君王驳，吩咐婆罗往解难。

西江月劝见王调：

王母瑶池鸾鹤飞，蟠桃争献舞腰肢。
腊残乳燕穿帘幕，春到流莺啜柳枝。
香满座上酒盈卮，神仙寿祝茂年诗。
庭前戏彩双雏凤，堂佛诵经十二时。

波罗见国王

须臾，云生足下，波罗提直至异见王殿前，默然而立之。时，王正与宗胜辩驳，忽见波罗提乘云而至，愕然忘其问答，曰：“乘空来者，是正是邪？”提即答曰：“我非邪正，而来正邪；王心若正，我无邪心。”王虽惊异，而骄慢方炽，即摈宗胜，令之远出。波罗提曰：“王既有道，何摈沙门？我虽无解，愿王致问。”见王怒而问曰：“子之宗佛，必以佛为是也。且问，何者是佛？”波罗提答曰：“佛之教，虽不滞于有，亦不沦于无。惟见性是佛而已。”见王又问曰：“师见性否？”提答曰：“我不见自性，惟见佛性。”王问曰：“性在何处？惟子所见。”波罗提曰：“性在作用上见之。”王曰：“性蕴于中而难知，情发于外而易见，子徒作用上见性，盖亦令我见之。”提曰：“性之作用，现前即是，王自不见耳。”王曰：“寡人作用上亦有性否？”提曰：“作用种种皆是，王若寂然不用，其体亦自难见。”王曰：“若当用时，现处有几？”提曰：“陛下每日作用，其出现时大概有八。”王曰：“既有八处出现，当为寡人言之。”喟然叹曰：“佛法不可有误。”波罗说偈云：

在胎为身，处世为人，
在眼若见，在耳若闻，
在鼻辨香，咽口谈论，
在手执捉，在足运奔。

又云：

偏现俱该沙界，收摄在一微尘。
识者知是佛性，不识唤作三魂。

宗胜捐躯投崖

异见王闻波罗提所说偈言，方寸了然领悟，乃悔前日轻悔之非，而求今日逃归之是。遂咨询法要，朝夕忘倦，迄于九旬。宗胜，先时有辩论不给，被王斥逐，遂退藏深山，自叹曰：“我今日，百出八十为非。师曾许我二十年来方归佛道。性虽忍昧，行施暇疵，不能御难。我在世何用？因此事不能辩及见王，生不如死。”遂捐躯投崖，俄有神人，以手捧承，置于崖上，并无损伤。宗胜观看，并无一人，真乃异哉。

异见王悔悟诗：

佛性须从作用求，国王听说始回头。
咨询法要忘疲倦，深悔先年冒死尤。

宗胜作诗：

行纪瑕疵验证修，不能御难重遗忧。
深为莫若投崖死，虚度浮生八十秋。

美宗胜诗：

衣冠复赐意倦倦，但恐相逢又见嫌。
且把一心行正道，管教父子得团圆。

(原书缺两面)

见王差使迎接达师

宗胜闻了神人偈言，欣然，即于岩间宴坐。此时，见王在国中，复问波罗提曰：“智辩虽出性生，亦由师训。今日，仁者谆谆智慧，果从学何人得来？”婆罗提答曰：“师不在远，子归而求之，有余师。问臣出家受业师，即娑罗寺乌沙婆三藏是也。若问臣出世师，虽名达磨，实王之叔菩提也。天有仁者，王牒有如来。大王今日悟后之问，徒能羡人之，徒不能宗自之叔，窃为大王不取也。”见王闻叔名，勃然惊骇。久之，谓波罗提曰：“鄙薄忝嗣王位，而超邪肯正，忘我得道之叔，取罪深重。”

国王询问诗：

国王询问波罗提，慧辩谆谆何所师？
达磨原系菩提子，王之叔父某归依。

波罗提答诗：

菩提王叔某之师，超悟禅宗见性虚。
敕使迎请求忏悔，钦崇三宝求犹初。

又诗：

修佛无真德，如来解悟禅。
梦中人唤醒，披雾睹青天。

为王忏罪

次日，见王具驾等候，迎请叔父返国。达师即随使而至，为王忏悔前非。王闻达师规诫，即百拜泣谢。又诏宗胜归国，左右大臣奏曰：“宗胜被王谪贬，自愧不能为王御难，捐躯投崖，已亡多时。臣矫诏，不敢奉命。”王告其叔曰：“宗胜之死，皆出于朕，不知大悲为朕如何忏悔，方免斯罪？”达师曰：“无伤也，宗胜现在岩间安息，有诏往召，彼即至矣。”王闻宗胜在，大悦，即遣使召之。使至山中，果见宗胜宴坐崖下，惔寂自若。有诗为证。

迎达磨诗：

闻说从师出懿亲，勃然变色觅心惊。
宗盟不意生真佛，诏使迎归作福星。

见王赉诏诗：

宗胜投岸实朕愆，召之还国传经筵。
使臣奉诏山中召，见彼端坐岩石巅。